

创作《凯歌进新疆》

在王洛宾的一千多首西部民歌中，绝大部分是新疆风味的。但他在解放前创作这些新疆民歌时，却从未到过新疆。

对音乐渴望又敏锐的王洛宾，却能从一些新迁徙来的哈萨克、维吾尔和塔吉克族百姓的身上和口中，同样能捕捉、采集到大量的原始音乐素材，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源泉。就是在这一时期里，王洛宾改编、创作了《达坂城的姑娘》《掀起了你的盖头来》《阿拉木汗》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和《青春舞曲》等一大批至今还广为传唱、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新疆民歌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谱写了《四季调》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和《康定情歌》等甘肃、青海和川西的民歌代表作。

1949年9月，彭德怀司令率领的西北野战军，解放了甘肃、青海全境。王洛宾所在的国民党八十二军起义投诚。时任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马寒冰，是个文化人，他也是《我骑着马儿过草原》《新疆好》等歌曲的词作者。马寒冰在起义军官名单中发现了王洛宾的名字，于是就向兵团司令王震汇报，请示如何处置。王震将军当即表示：国民党、马步芳尚且能让王洛宾为他们的军队服务，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到呢？其实，我们人民的军队更需要音乐。就这样，王震将军力排众议，决定留用王洛宾带他一同进军新疆。当马寒冰找到王洛宾，并传达王震司令员的意见时，王洛宾是激动不已，他多少年的心愿终将能实现了。

在进疆前，王震司令员还专门接见了王洛宾，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你的歌曲名扬天下，我早就知道。现在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。希望你能用最美的歌曲来赞美我们的祖国、人民和共产党、人民军队。音乐的真正源头，就在生活中和民间里，望你能不断深入生活，与人民打成一片……”从此，王震将军的话语，一直是王洛宾创作的座右铭。

当王震将军率军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时，心潮澎湃，诗兴大发，他信口吟诵：“白雪照祁连，乌云盖山巅，草原秋风狂，凯歌进新疆。”此时身旁的马寒冰迅速将王震将军即兴抒发的诗词记录下来，旋即又找来王洛宾请

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(下)

◆ 李定国



■ 王洛宾在采访新疆民歌艺人

■ 王洛宾与歌剧《带血的项链》男女主角合影

他谱曲。王震将军的诗句，虽短小精悍，但气势磅礴、震撼人心。王洛宾在进疆路上，也亲眼目睹了人民战士不怕牺牲、前仆后继、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。滚滚的乐思在脑海里，似乎要喷涌而出。就这样，四声部混声合唱曲《凯歌进新疆》诞生了，这是王洛宾加入人民军队后，创作的第一首作品。当年，所有进疆部队的指战员，都是唱着这首歌，而迈开步伐的。

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，无论严冬酷暑，还是狂风暴雪，王洛宾都一如既往地用生命的脚步，去丈量着天山南北的绿洲牧场、戈壁大漠和边防哨卡、民舍农庄。从不间断地尽情地吮吸着各民族原始的音乐养料，追寻着不竭的乐海源头。诚然，新疆的音乐已完全融入了王洛宾的血脉，更浸润着他的灵魂。王洛宾进疆后创作的《萨拉姆·毛主席》《美丽的姑娘》《亚克西》《黑力其汗》《草原上的金太阳》《曲蔓地》《撒阿黛》《高高的白杨》《哪里来的骆驼队》等歌颂党、领袖、祖国和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几百首作品，无论其旋律、节奏，还是音乐的语境和创作手法，无不充盈着鲜明浓郁的西域情调和新疆风味。其实，王洛宾作品的成功，不仅仅体现在音乐和旋律上，他所作的歌词，也给歌曲增色不少。这些看似浅显通俗却又朗朗上口的词句，既准确又深刻地展现了事物的原貌和作品的内涵，歌颂了人

间的真善美。这都得益于王洛宾不凡的文学功底和对汉语言的驾驭能力，也是他对社会洞察的敏锐和深厚、鲜活的生活积累及人生丰富感悟的体现。

写歌剧 当老

王洛宾曾创作过三部歌剧。其中《带血的项链》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二等奖。许多经典唱段已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。

那是1979年的初春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要创演一部大型歌剧《带血的项链》去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的全国汇演，因为此剧是描写哈萨克族牧民保家卫国的故事，所以剧作者王志和歌舞团的团长陈宜都不约而同地认为：此剧的音乐非王洛宾莫属。但无奈，此时的王洛宾早已不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创作员了。他刚刑满释放，目前还居无定所。因此，团内的许多同志觉得请王洛宾来谱曲，不太合适。正在众说纷纭、举棋不定之时，兰州军区政委肖华（《长征组歌》的词作者）得知此情后，毫不犹豫地表态：王洛宾的问题早晚会得到解决，现在就请他火速来兰州，以师级干部规格接待。

于是，陈宜和王志迅速赶往乌鲁木齐。几经周折才在一个落满灰尘的幽暗过道里，找到了租不起房的王洛宾。当时他正埋头谱曲，桌上放着一个咬过几口的干馕和一大杯茶

一条美人鱼，玩得比弗兰克还要出色了。

太平洋的那种蓝，是那样纯净透明，又似乎蕴涵深远。苏珊有时会站在海边呆呆地出神好久，她的父母亲人，她的同事朋友，她的死党娜德拉，都在海的那一边。每到这时，女汉子苏珊就有点小伤感。这种情绪是叫思念吗？“好山好水好寂寞”，玩腻了户外活动，她很快就无所事事。她开始怀念上海，怀念跟娜德拉一起逛街蹦迪吃火锅的日子。

尤其是在她居住的小区，一个带围栏和保安的住宅区，家家都有花园草坪，但门窗都关得很紧。偶尔在路上遇到，或散步或溜狗，大家都自动展露微笑打招呼，但实际上，人们很少互相拜访。大半年下来，除了刚搬来时去敲门送巧克力，苏珊还真没认清几家邻居。

除了简单的家务和开车买菜购物，苏珊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家里玩电脑看手机，跟娜德拉们聊天。可是，该死的时差竟有15小时！

更严重的是，习惯了美式饮食的苗条苏珊，就像吹气球一样日渐丰满起来。腰身从二尺一，增加到了二尺四，并保持继续突破的上升势头。在美国中西部地区，人们喜欢口感甜腻，吃起来方便的食物，尤其喜欢油炸食品，吃下去不吐骨头的“鱼和薯条”就是其中的代表，即便她在上海常拿着手里啃的鸡翅鸡腿肉，也被提前去了骨，炸得脆脆的，再浇上厚厚一层酱汁。长于归纳的苏珊很快总结出一个公式：鸡肉+油炸+蘸酱=美国日常菜。那些隐藏在酱汁里的疯狂卡路里，不怀好意地把苏珊苗条的身体迅速催成了美国大妈。

苏珊悲痛万分，在饱食之余日伤春，无比怀念自己曾引以为傲的轻盈体态。而且，她现在也像弗兰克一样，天天T恤牛仔。事实上，她带来的那些漂亮衣服一直没能见天日，不上班，中规中矩的套装便无用武之地，周围的人全都是牛仔T恤，即便是追求时髦的年轻女性，也只在牛仔褲上的铆钉、破洞或流苏上做做文章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苏珊不好意思翻出自己那些行头，况且一个人唱独角戏多么无聊，无人赏识，无人喝彩，想要引人注目也是需要观众的。总之，女汉子苏珊的灿烂青春，尚未恣意挥霍，便已戛然而止。

海上芳邻

湘君



18.好山好水好寂寞

等各种生活事务理顺，苏珊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。起初很兴奋，到处乱逛拍照，然后通过微信与娜德拉分享她的新生活。

她爱上了攀岩，像蝙蝠一样把身体紧贴在陡峭的石壁上，用双手和脚尖，甚至有时仅靠单臂的力量，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腾挪。苏珊把攀岩的照片发给娜德拉，引得娜德拉惊叫连连，好像挂在石壁上的人是她一般。

苏珊最爱的是锡安国家公园。虽说出身东北，没少见过山，尤其有“亚洲最大滑雪场”之称的亚布力，本身就是大山连绵，但这里的山，还是展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。弗兰克担心苏珊体力不够走不了那么艰险的山路，就建议他们选全程2小时的路线。难度中等，山色空蒙，前面山头就是路线的最远处了，忽然一阵“哗哗”声响起。苏珊一愣，不明所以，这一路走来，一丝人工痕迹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声响？走在前面的弗兰克回头指指她的背包。哦——苏珊瞬间明白了，取出手机，上面果然有一条英文警报：45分钟后有暴雨来袭，可能会有山洪暴发，请登山者速回游客中心。

他们没有迟疑，立即转头返回。果然，刚在游客中心的休息室内坐下，窗外就大雨倾盆而下。接过弗兰克递来的热咖啡，苏珊看着窗外陆续到来的游客，不由感叹：“天气预报竟然这么准！可是游客中心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呢？我用的还是中国的手机啊。”

“我的小姑娘，”弗兰克伸手拍拍老婆的头：“你那么聪明，怎么会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。公园里有手机信号塔，手机都要与它连接，所以能发消息发送到你的手机上。”

百无禁忌的女汉子苏珊除了爱山，也爱上了大海，从他们家开车到西海岸只要2个小时。聪明如她，很快学会了游泳、冲浪、快艇和海钓，不过几周时间，她就成了太平洋里的

2.单刀赴会，任务艰巨

经过几次商议，张磊副县长还是认为：急于派大部队是不行的，那会激怒窝朗牛；如果一定要急于进驻蛮丙部落，最好先派两三个人的一个小组进去，耐心地做说服工作。

赵伟思考再三，并向上级请示后决定采纳张磊的意见，但派谁去呢？这个人必须精明、干练、善于沟通。赵伟想起了侦察参谋金文才。金文才参加过淮海、渡江、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，战斗经验非常丰富。粤桂边战役时，他带着几个侦察员外出活动，遭遇了敌军溃败的一个营。金文才看出敌军已无战心，成功说服敌营长带兵起义。而且一年前，部队还在为进军西盟佷山作准备时，金文才就和一批干部、战士开始学习佷语，在佷语较熟练后，又说服了一个经常去西盟走村串寨的货郎，装扮成小伙计，多次进入山区观察地形，了解敌情和民族习俗。

赵伟把金文才召来，交待了准备对蛮丙部落开展的工作后，问他：敢不敢只带一两个人进蛮丙部落？

金文才听完任务后，深感如同“单刀赴会”的任务非常艰巨，但作为革命军人，不能推诿。他沉吟了一会，便行了个军礼，坚定地说：“坚决完成任务。”

赵伟很喜欢金文才敢于承担艰巨任务的态度，但还是提醒他：“金文才同志，这可不同于对敌作战，蛮丙部落的窝朗牛也不是敌人，虽然他目前采取不合作态度，但这只是他还不了解我们，我们更要耐心地去做工作……”

张磊副县长还特意告诉他：“窝朗牛先后有八九个老婆，从前还有个老婆是汉人，所以他也能听懂一些汉语。”

金文才笑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头人啊？前些日子，他在西盟召开的会议上见过不少佷族部落头人，他们大多很贫穷，送给他们每人一套黑布衣裤，就高兴地当场穿了起来。这蛮丙部落的窝朗牛却人多、枪多、老婆多。看来可不一般呢！他对这次进蛮丙部落更加不敢大意了，但应该如何开展工作，却因为情况

水。当陈宜一行说明来意后，王洛宾的眼睛都湿润了，他兴奋至极。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天大的好事，竟会来得如此突然！

王洛宾坐上当时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乘坐的软卧火车，到达兰州，并且还配上了勤务兵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让王洛宾原有的自尊，得以恢复。同时还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。就这样，极度亢奋的王洛宾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。半个月的时间，王洛宾就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所有旋律。但由于过度的疲劳，他病倒了。但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王洛宾仍坚持边输液边修改、完善总谱。两个月后，大型歌剧《带血的项链》定稿后投入排练。其间，王洛宾还当起了月老，成全了剧中男女主角的饰演者：上海姑娘徐锋和西北小伙余争平的美满姻缘。

这么多年苦难的炼狱和不幸生活，并没摧毁王洛宾的肉体，更不能击垮他的精神支柱。而这样的经历，反倒成了他创作中的一种财富。他能看得更远，想得更深，作品也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……

1981年，王洛宾的“问题”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亲自过问下，被彻底纠正平反，从此开启了他辉煌的人生第二春。

打那以后，王洛宾频频出现在央视和各地卫视等重要场合，一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人物。1994年6月，王洛宾第一次应邀访问美国。他除了讲学还要举办自己的作品音乐会。在联合国总部举办“丝路情歌——王洛宾作品音乐会”时，由于人生地疏，王洛宾对音乐会的把控一时有些束手无策。幸好旅美多年的中国男低音歌手温可铮主动伸出了无私的援手，与他一起商量曲目，定演员，还无偿、压轴演唱了他的好多首代表作。其中的《等待》是第一次面世，旅美的华人万年青合唱团也友情参加演出。

1996年3月14日，一代西部歌王王洛宾逝世。他魂归天山，曲留民间。也许是苍天的感应，这年的初春，乌鲁木齐持续飘扬着纷纷扬扬的雪花。他是最喜欢雪花的。

王洛宾曾说过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唱五百年。我想这些已流淌在亿万人民血脉和心房的不朽之作，是会万古流芳的。因为，情歌是不老的，经典将永恒！

（摘自《上海采风》2018年第一期）

不明而难以做出计划，只能随机应变了。

临行前，张磊副县长又交给金文才一个用牛角精心雕刻的牛头，这是许多年前，窝郎牛送给他的。当时窝朗牛病重，担任副区长的张磊从澜沧请了一名老中医去部落治好了窝朗牛的病。凭着这个“牛头”的人，在蛮丙部落所属的村寨都会受到保护和尊重。

那是一只把牛头的眉、眼、长角都雕刻得极其传神，很是精巧的艺术品。张磊珍藏多年，又经常擦拭，角质纹理都闪闪发亮。赵伟和金文才都很是赞叹，在这深山中还会有这样的能工巧匠。张磊告诉他们，佷族人很开朗聪明，极有悟性，手也巧，竹木雕刻都极具特色。金文才高兴地说：“这可以算是去蛮丙部落的通行证吧！”

张磊说：“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，你不是贸然闯入，应该会看在我的情面上，以礼接待。”他还提醒金文才要带些佷族人缺少的衣裤、小物件去作礼物；佷山没有商店，购物困难，一把小刀、一面镜子、一串玻璃项链，朴实的佷族人都很喜欢。

赵伟政委派了一个加强班保护金文才他们，以防在路途上受到敌人袭击，但这个班在接近蛮丙部落那条小河时就要停下，只让金文才和通讯员小康、小杜前往，以免窝朗牛错以为解放军要强行进驻。

如今，过河就是蛮丙部落的地界了，金文才考虑到夜晚带这么多人过去，如果被误认为是趁夜偷袭，打起来就麻烦了，便对护送班的班长丁勇说：“快到了！你们就在这儿停下吧！”丁勇是个责任心很强的老兵，不放心地：“怎么能在分手？”金文才握了握丁勇的手，催促道：“这是团首长的布置。你们执行吧！”丁勇想了想，又说：“我们在这附近等三天，三天后如果没有你们的消息，我就带部队打进去救援你们！”金文才说：“不能这样性急。不过我会在三天内想办法与你们联系。”

丁勇只好让全班集合，向金文才立正、敬礼后，转身向来路返回，但走到半山坡又停下了，要看着金文才他们能否顺利过河。

窝朗牛

彭荆风

